今齐鲁

民俗大看台·冬至

齐鲁晚报 山东省民俗学会联合主办

又到冬至了。“冬至一阳生”,“冬至大似年”,过去在民间过冬至是相当隆重的事。而如今人们也秉承着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的俗谚,在冬至这天争取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,养阳气,图温暖。除了吃饺子,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呢?让我们在这期的民俗稿件中领略一下冬至的魅力吧!

阳气升腾过亚年

□王绍忠

提起过“冬至”,我就会想起“穷过渡”那阵子,因为这天可以改善伙食“打馋虫”——吃水饺了。那时猪羊肉是奢侈品、稀罕物,连想都不敢想。但祖母心灵手巧,会包地瓜面皮的两种素馅水饺,白菜芝麻盐和萝卜豆腐的随意挑着吃。那时肚子里没有半点油水,每人最少能“呛”吃两大盘。我二弟个头大,能装三大盘,非撑个肚儿圆不可。

直到我初小毕业,才知道“冬至”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,乡村农户普遍都有当做吉日盛节的习俗。民间俗称冬至三刻阳气上升,有冬至阳生寿即归之说。章丘绣惠、宁埠乡镇一带村落,百姓便将摊煎饼、熬黏粥烧灶的秫秸灰,冷却后装入竹筒内,盛满后表面糊上一层白纸封严,隔夜查看白纸会自动撑破,以此法证明阳气升腾。

根据《汉书》中记述:“冬至阳气起而君道长,乃乱而复活之机,故贺。”乡村皆举办隆重礼仪庆典。冬至前后三日,君不听政,百官朝贺。乡村、城镇、官府内丝竹管弦合鸣,轻歌曼舞;官衙外则锣鼓唢呐齐奏,龙腾狮舞,一派热闹非凡的盛景。民间则三日歇市,学子休假,举办乡间娱乐活动共庆同贺。

冬至这天恰逢“交九”,有“冬至三九冰最坚”之说。这时,酷冬已临,寒风似刀,雪蝶纷飞。古人曾戏作“打油诗”云:“山河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;黄犬变白犬,黑狗身浮肿。”乡间还广泛流行“九九歌”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;五九六九,顺河看柳(枝色泛青欲萌芽);七九冰开,八九雁来;九九八十一,灶间做饭坡里吃(春耕在田间吃饭,为争分夺秒);九九加一九,耕牛满坡走。”《九九歌》至今仍广为流传,成为耳熟能详、妇孺皆知的歌谣。

旧时冬至,至亲密友要互赠御寒棉衣,以示亲情关照。

在章丘北部刁镇、宁埠,南部胡山、曹范一带,土地宽满肥沃,农家多以男耕女织过活度日,庄户人家便纷纷举办“消寒会”。从冬至早饭后,当家人便开始洗菜做肴、杀鸡蒸馍、浸茶烫酒、置办酒席。每年冬至傍晚,我家堂叔便盛情邀集四邻八舍的开墒犁田的巧把式、推车拧水的壮劳力汇聚一堂、开怀畅饮、猜拳行令,姑嫂妯娌们则在火炉旁说说笑笑。一直热闹到夜半时分,一个个酒足饭饱,方才散去。俗说:“冬至笑闹夜无眠,吃香喝辣如过年”,所以冬至又称为“亚年”。

冬至饺子与张仲景

□陈正宽

阴历一年,三百六十天。每过十五天,有个节气。一年中总共二十四个节气。春季的六个是:春雨惊春清谷天;夏季的六个是:夏满芒夏暑相连;秋季的六个是:秋处白秋寒霜降;冬季的六个是:冬雪雪冬小大寒。节气的龙头老大是立春;节气的小弟是大寒。阴历新年,后称春节,论节是年中之最大者,或称之为“过大年”。二十四节气中之冬至,是隆冬中之大节气,民间称之为“过小年”。二零一一,岁在辛卯。辛卯冬至,在十一月二十八,阳历是十二月二十二日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,对农历节气,向极看重。放到民间,对诸如此类地过冬至,更是无以复加。

老潍城有“冬至当日回”、“冬至一阳生”与“冬至日长一线”的谚语。只缘,地球围绕太阳公转,公转一周为365天多一点。从冬至当日起,日头开始直射北回归线,白昼始长,这样一直持续到夏至前一天。从夏至始,日头又开始直射南回归线,白昼始短,这样一直短到冬至前一日。表面看来,冬至似乎是冬之极,究其实,冬至却实在是春之始。为此,把“冬至”说成是实际意义上的“立春”,也许更恰当。可见,古人把冬至看成是除了过年之外的冬令大节,实在不过分。晚清道光年间,潍县翰林王之翰有《九九消寒歌》云:“一九冬至一阳生,万物自始渐勾萌。莫道隆冬无好景,山川草木玉妆成。”

基于这种冬至春始的隆冬节气,所以一到冬至,家家有祭,这便是冬至祭祖的渊源。凡读过鲁迅小说《祝福》的,可以此大致领略冬至祭祖的盛大场景与敬畏氛围:“鲁镇的年底,毕竟最像年底。村镇上不必说,就在天空中,也现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”冬至祭祖的民间食俗,是供奉水饺,潍城叫扁食。冬至祭祖供扁食与冬至过节吃扁食,与古代名医张仲景治病救人甚有关系。冬至是阴之至,阳之始。此后尚有小寒大寒与数九寒天,接踵而至。以之,从冬至始,人们注意保暖,平添食温,成为系心命题。而据说,“冬至吃扁食”和“暖耳朵”相重合。“饺儿”谐音“胶耳”。冬至吃扁食,可以加护耳朵,以免冻坏。却也不知,此正为了纪念神医张仲景而设。

原来,东汉末季,军阀混战,天下大乱,民不聊生。神医张仲景当时在长沙做官,时在冬日,发现乡亲父老患了一种耳病。一向主张“不为良相、便为良医”的张仲景救人心切,让徒儿们搭棚,架锅,熬药。在冬至那天,当街舍药。所舍药名叫“祛寒娇耳汤”,即把羊肉、辣椒等暖性物与一些祛寒药材放在一锅煮,煮好切碎当馅儿,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的“娇耳”食物,煮熟分给病人服食。每人分到“娇耳”两只,药汤一碗。病人吃过,浑身发热,血流通畅,两耳变暖。过后不久,耳病患者全都好了。由此,张仲景的“祛寒娇耳汤”世代流传,实则开了冬至吃水饺即扁食的先河,千古不绝。

直到如今,在鲁西及河南一带,民间仍有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的谚语流传。在老潍县民间,也流行着“冬至扁食夏至汤,吃了不必开药方”的口头禅。

“混沌”之气 冬至去之

□孙清鼎

立冬过后,小雪、大雪接着就到了冬至,有言“冬至大如年”,这个节气可不一般。少年时读《千家诗》,不解杜子美诗句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之意,以为冬至是“数九”的开端,农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凌上走”,这正是进入寒冬腊月之时,离立春还有好长时间,怎么是“阳生春又来”呢?后来才知道北半球冬至之后便是昼长夜短之始,表面看自然界日趋寒冷,实则物理运转已是阴退阳生,这预示着春天就要一步步地来临了。人们为盼望春满人间而从这一天开始“数九”,直到“九尽”花渐开。

一阳复始的冬至是重要的日子,古人在这一天有祭祀的习俗。供品由神灵、祖先享用之后,世人就要享受神灵、祖先的恩赐之食,有谁先来品尝?自然是受尊敬的老人和师长。这样由神到人,馈赠祝贺,也就成了节日。到了宋代,冬至之日官民同庆,在京师天子脚下生活的人,更是显得热闹非常。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说汴梁: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,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累假借,至此日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,庆贺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

中国较大的传统节日各有专一食俗,平民百姓常以吃某食来表示对某节的庆贺。当年的东京汴梁在冬至之日备办的是何种饮食,孟元老没有细述。后来有个自号“华不注山人”的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说,南宋的临安冬至:“享先则以馄饨,有‘冬馄饨、年馄饨’之谚。贵家求奇,一器凡十余色,谓之‘百味馄饨’。”与周密同时代的陈元靓在《岁时广记》里,也记有“京师人家,冬至多食馄饨”之事。可知,在宋代冬至吃馄饨已经约定俗成了。

这个食俗流传到清代,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对冬至吃馄饨做了诠释:“夫馄饨之形犹如鸡卵,颇似天地混沌之象,故于冬至日食之。”此说并不透彻,馄饨形状如“鸡卵”的比喻也不那么相像。冬至阳生,恰如人之向往的混沌开窍,吃馄饨或许是取其谐音,有食下“混沌蒙昧”继而“万象清明”之意吧?

馄饨起源于何时?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于《往古的滋味》书中说:“在山东滕州薛国故城的一座春秋晚期墓中,在一件随葬的铜器里见到一种呈三角形的面食,长五六厘米,这应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饺子,只是它的形状还不是太标准,或许是最原始的饺子,它的样子更像是馄饨。”从文中插入的出土铜器内的食品形状图片看,还真像现在的馄饨。实际上在中国古代,馄饨曾被称作“混沌”或“浑沌”,有的样子就是水饺形状,直到唐代馄饨才不再“混沌”了,因形状不同与饺子也有了区分,各取其名,以至于今,现已成了江南塞北四时皆有的一种名吃。

冬至阳生除了观察日光之外,人们一时是感觉不到“阳生”变化的,许多人更是不去深究“阳生”之理。自官府不再与民同庆冬至,黎民对这个当年曾称之“亚岁”的重大节日也就冷淡下来。冬至又如何,还不就是一个节气吗?不把冬至当节日看,因而四时皆吃的馄饨于冬至之日未必去吃。虽如此,人们对冬至天气渐冷对身体需要进补的“养生”却没有忘记,每到“数九”即大煮鸡鸭鹅羊,以求健康永年。如若仔细想一下,冬日食补对人体有益,冬日欢畅肯定对人增寿,倘把二者结合起来,那才是真正强身健魄的“大补”呢。这种有益身心的“大补”,古人已经为后人想到了,这就是一年之中合情合理安排的各个节日!

冬至阳生,其意不小,对这个传统文明节日不能等闲视之。冬至几乎家家都有新煮的鸡鸭鹅汤,不是正好吃馄饨吗?我看不仅要吃,还要吃得“混沌”压力、烦躁诸事离去,轻松、喜悦万般“阳光”到来,要把节日的欢欣气氛充满家中,充满社会。

量太阳

□李贞寅

“冬至包子夏至面”这句话是家乡父老乡亲们的传统习惯说法,这里说的包子就是饺子。过了“冬至”白天一天长一天,人们盼望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“冬至”这天家家户户包水饺吃。包水饺的馅子有个传统风俗。要包“胡萝卜肉”馅的,“胡萝卜”意味着日子过得“红红火火”,“肉馅”意味着日子越过越“肉头”、“富裕”。

我的家乡地处东南的山峪中,这里的人们有个家家每年要种胡萝卜的习惯。人们各自在自家的山坡地里种上胡萝卜。种胡萝卜的地块都是旱地,所产的胡萝卜水分少、甘甜。这里的人们在入冬后、上冻前,各自收刨自家的胡萝卜,运回家中,在自家庭院里挖个地窖,把胡萝卜储存起来,喝一冬春的胡萝卜地瓜黏粥,或者包水饺用。

过去过冬至还有一项重要活动是我一直记得的,那就是每到“冬至”这天的正中午,父亲就要用丈量布匹的木制老布尺,量太阳射进北屋门内的阴影。我家的北屋坐落正南正北,建房打地基是用“罗镜”(指南针)指方向定位的。中午12点钟,太阳的光线正直射进屋门内。这时,父亲用早已系好绳子的老木制布尺,挂在北屋门框的门鼻上,量太阳射进屋内布尺的阴影。父亲在阴影的两端画上杠杠,然后取下木尺子,量太阳折射的阴影。俗话说“一尺七饿死鸡,一尺八不大差,一尺九掉死狗。”阴影越长,标志冬天越冷,第二年的年景就会有好收成,反之,冬天会暖和,来年的农业会减收。

我庄里的有识之士都是在“冬至”这天正中午用木制布尺量太阳射进北屋门内的阴影。父亲把每年量太阳的阴影数据,用铅笔记在屋内光滑的墙壁上。从他记载的几十年的数据看,每年的影子都略微缩短,便产生了疑问:“太阳是否逐渐在向北移?”父亲对我说:“冬至这天量的阴影长些,这个冬天会冷些,冬天天气寒冷,地里的冻土层就会加厚,藏在地下越冬的害虫就会被冻死,第二年它就不会再损害农作物。天冷,土层冻得厚,来年开春化冻后,土壤会变得更加松软,有利于农作物生长,这一年就会取得好收成。”我听后,觉得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我说:“怪不得人们常说‘该冷不冷,不成年景’呢!”

眼下,“冬至”又到了,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还在用传统的风俗习俗包胡萝卜肉馅水饺吃吧?人们还在用木制老布尺量太阳阴影、预测冬天的冷暖和来年的收成吗?